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刘心武

LIU XIN WU

代表作

47.5
52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刘心武代表作

陈淑渝 高玉琨 编

黄河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曲哲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刘心武代表作

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经五路16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32开本9.25印张 213 千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 S B N 7 - 5400 - 0106 - 2/ I · 99 定价4.45元



作者

班主任

刘心武

你愿意结识一个小流氓，并且在结识之后，每天同他相处吗？当然，你不愿意，并且会奇怪我何以提出这么一个荒唐的问题。

但是，当光明中学的党支部书记老曹，换一种方式向~~初二~~（二）班班主任张俊石老师提出这个问题时，张老师并~~不~~不以为古怪荒唐，他只是极其严肃地考虑了一分钟左右，便断然回答说：“好吧！我愿意认识~~他~~认识他……”

事情是这样的：前些日子，公安局从拘留所把小流氓宋宝琦放了出来。他是因为参加一次集体犯罪活动被拘留的。经过审讯，为首的大流氓将被判刑，还有两个满十六岁的~~少年~~，为什么令人震惊的一种社会现象~~竟~~谁造成时？谁？

当然是“四人帮”！

一种前所未有的，对“四人帮”刻骨铭心的仇恨，象山火般燃烧在张老师的心中。截止目前为止，在世界文明史上，还曾有过“四人帮”这种~~用暴力手段~~革命的“逻辑”与“分子”，~~他们~~~~以~~以~~暴力~~愚民政策的刽子手？

望着低头坐在床上，两只肌肉松弛的胳膊撑在床边，两眼无神地望着~~互相~~互相挠动的，穿着白边黑鞋的双脚，拒绝接受一切人类文明史上有着的知识和美好的艺术结晶的这个小流氓，张老师只觉得心里的火苗扑腾扑腾往上窜，一种无利的力量冲击着他的心头，他几乎要喊出来——

救救孩子！

被“四人帮”迫害了的人！

凡 例

一、《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是一套多卷本的大型文学丛书，以作家分卷，囊括“五四”运动以来一百多位著名作家的代表作。

二、本丛书包括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文艺理论文章均不入选。

三、选录的作品既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也着眼于其历史作用，力求表现出作家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同时也反映出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历史概貌。

四、选录作品一般以通行的版本为底本，注明该作品最初发表的时间和刊物，与原版本内容出入较大的，在注释中说明。

五、选录作品的编排，先按体裁分类，同类体裁的作品再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

六、每卷除正文外，有前言和注释。《前言》对作家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成就等作综合的评述，注释力求简明扼要。为使读者查阅方便，书末另附作家主要作品目录。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编委会成员

主 编 李何林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刘家鸣 李何林 张学正

张学植 张菊香 郝世峰

崔宝衡 曾广灿 蔺炎璧

前 言

刘心武的名字,是同新时期文学连在一起的。从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作的《班主任》算起,他奉献给广大读者的异彩纷呈的作品,大约有一百五十余万字(长篇小说一部,中篇小说十部,短篇小说六十八篇,还有相当数量的散文和少量报告文学、电影文学剧本、理论评论文字)。这样一些数字,对于一位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崭露头角的文学新人来说,无疑是令人瞩目的。他的这些优秀之作为他赢得的声誉和影响,已经使那些即使是最简约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也不可能缺少他的名字。

刘心武是怎样走上文学道路的呢?他在一篇自传性的散文里(《鸡啄米》),曾比较详尽地谈到自己的家庭。他是“因为受到家里的熏陶”才“开始热爱文学艺术的”。但无论是他的饱学的祖父还是爱好古典文学的父亲,以及说起《红楼梦》来如数家珍的母亲,乃至哥哥、姐姐,没有一个是写作为业的,因此对于他的期望似乎也不在写作上。

刘心武一九四二年六月四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如果说作父母的对自己的子女总不免有所希望的话,那么刘心武的父亲对

自己的儿子的希望是“以武力驱逐日寇”。这也正是“心武”的“武”字的来历（“心”是排行）。解放后，他的父亲一直盼着他“学医当大夫”。他的母亲虽是文学艺术爱好者，却也更希望他“为祖国搞一点‘实业’”。可谁能料到，他终于成了著名作家——“专业的‘啄米’的鸡”（他母亲把他写作叫作“鸡啄米”）。

他的“鸡啄米”是从初中三年级开始的。他的最初（十二三岁）的爱好是自己编辑出版文艺杂志，自编自导自演戏剧。当然，那只是一种“自娱”的“游戏”。跟同龄的少年喜欢别种游戏，是没有什么两样的。到了初三，便试着向报刊投寄稿件。自然是“屡投屡退”。直到上了高二，他的一篇短文《谈〈第四十一〉》才终于在当时的《读书》杂志上刊出。《北京晚报》创刊后，他又往那里投稿。到一九六六年夏天，《北京晚报》被迫停刊，他在上面发表了约有五十篇文章（同时也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大公报》等报刊发表了一些散文、小小说、杂文、剧评约计二十余篇）。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他的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实乃是“鸡啄米”似的“啄”出来的。

刘心武曾长期在中学执教。这段经历对他后来的创作，影响很大。他的不少名篇如《班主任》、《我爱每一片绿叶》、《如意》等写的都是他所熟悉的学校里的人和事。他是很珍视那一段的生活经历和生活感受的。有一度曾被他视为自己的生活敏感区。因为他从那里找到了他的独特的模特儿、独特的感受、独特的思考。因此，我们似乎还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的教师生涯，也便不会有《班主任》。

刘心武做过文学编辑（1976——1980），一九八〇年春到北

京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最近又调到《人民文学》任副主编。他一九七九年加入中国作协，现为中国作协理事、国际笔会中国中心成员、全国青联常委，还担任着不少杂志编委，也许刘心武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成功者了。早几年，不少的文学青年，请他谈成功的秘诀，他主要讲了下面的意思：此事无捷径，无妨从“豆腐块”开始；读、想、练；写作好比爬斜坡，上攀艰难，下滑容易。刘心武的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以及他的成功“秘诀”，从表面上看，确是没有更多的堂奥的。跟他的不少同辈作家比较起来，似乎很有相似的地方，但细加体会，却也不难看出属于刘心武自己的东西，那就是：“鸡啄米”的精神。“鸡啄米”，“动作细碎急速，老有抢一嘴的味道，老像是饿着”，“特别是小鸡，一天到晚的啄，没完没了的啄，来不及咽的啄。啄到地上没有了米粒，还要啄几下，拨浪拨浪脑袋，再啄再啄”。“就这么啄下去，忽然，啄着了一条虫子，活的，肉肉的”（林斤澜：《由‘鸡啄米’想到的》），这才算真正悟出一点“啄”的门道。那就是《班主任》的诞生。那已经是一九七七年岁末的事了。那才称得上是啄了二十年所获得的成果。

刘心武之所以成为刘心武，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总不能看得太玄奥，总是有规律性的东西可循的。“鸡啄米”的精神，虽说是刘心武自己的，也许正可以看作是那种规律性的东西。然而，“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列入一般之中”（列宁语），刘心武的“鸡啄米”又终究有他自己的特点，那仅仅属于刘心武自己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以为，乃是一种发见的本领。大家都在“鸡啄米”，那“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的，自然就容易卓有成效。研究刘心武的创作和创作道路，这一点是必须首先说明的。

二

刘心武在他的小说集《大眼猫》的后记中，曾提出他的创作道路“三步”说，得到了理论评论界的认可。粉碎“四人帮”至一九七九年上半年发表的《班主任》、《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等以揭示重大的社会问题为主的作品，是第一步留下的成果。以《我爱每一片绿叶》、《如意》为标志的第二步（1979年下半年至1980年上半年），作家的观照点开始由“问题”转移到“人生”（即写人的命运、人的性格、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如果说这些作品也仍然提出了“问题”，那么，着眼点已经由“政治性、政策性”的“问题”向社会伦理道德领域转移。对于刘心武第一步与第二步的作品（尤其是第一步的作品），论者蜂起，分歧意见似并不多。谁也不会忘记《班主任》、《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出现时，在广大读者中所激起的强烈反响。《班主任》自不待言，《爱情的位置》，仅读者来信就有七千余封，这真不能不说是当代文学史上所罕见的现象。这些作品，出自刘心武的笔下，绝不是偶然的，是他“长期积累，一旦爆发”的产物。它至少说明，刘心武不仅具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而且具有能为天下先的智慧。尽管近年来的一些论者，作为对新时期文学的检视和回顾，都曾不同程度地指出这些作品所存在的弱点，诸如“概念化倾向”、“扁平人物”、“议论过多”等，但对于这些作品在新时期文学中所具有的开创性意义，都是给予了充分的评价的。谁也不会否认，是《班主任》首先突破了题材的禁区，揭开了新时期文学的第一页。谢惠敏因此成了新时期文学的第一个典型。谁也不会否认，是《班主任》第一个代表

了人民和时代的心声，痛切地控诉了“四人帮”对青少年一代心灵的摧残，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呐喊。《班主任》的发表，引起了千百万读者痛苦的理性的反思。刘再复同志对谢惠敏这个典型，曾做过很深刻的剖析，他从谢惠敏的性格中，发现了更深层的悲哀，并且认为：“刘心武无意中写出了一个深邃的灵魂，唤醒和震动了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谢惠敏式的潜意识的整整一代人。”（《他把爱推向每一片绿叶》）就是比较而言尚不够丰满的张俊石的形象，也可以毫无愧色地凭着他的思考，批判精神和敢于解放思想的勇气而进入稍后兴起的“思考的一代”的行列。研究“思考的一代”的艺术形象，不可忽略《班主任》中的张俊石。一些论者不仅看到《班主任》在思想内容上的重要性，而且不谋而合地看到它在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艺术发展史上的无可代替的重要性。有的论者认为：“这篇小说的历史贡献，不仅在于思想内容上迥异于当时那些改反‘走资派’为反‘四人帮’却帮味犹存的小说，而且在于把忧心如焚的忧国忧民的思索引入短篇小说，从而促使‘假、大、空’和‘三突出’的戏剧化模式开始解体”。另一位论者论道：“这篇小说对于人们的生活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而这种写法本身也就是向多年淤积在文坛上的创作模式发出无畏的挑战”。黄子平同志更根据在寄给刘心武的众多来信中，有一些读者对小说的高潮和结尾都表示不满这样的事实，而认为是“极为有趣地显示了多年形成的审美习惯与短篇小说在新时期的艺术突破之间最初的冲突”。这些见解无疑都是十分可贵的。在创作和评论实际上都尚处在“凡是”论还在念着紧箍咒，思想解放运动尚未完全兴起的“带着枷锁跳舞”的政治背景下，《班主任》的出现，确实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有划时代的意义。仅仅看到它思想内容上的贡献，忽视艺

术上的开山意义显然是不全面的。

人们对于《我爱每一片绿叶》和《如意》等作为迈向第二步的标志的作品的评价也是很高的。《我爱每一片绿叶》可以说是刘心武从第一步迈向第二步的界碑。这个短篇发表于一九七九年六月号《人民文学》，曾获一九七九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著名评论家冯牧同志在谈到作品的主人公魏锦星时说：“魏锦星的形象，我以为是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发人深省的形象。通过这个很有个性特色的人物的描绘，作者相当深刻地为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虽然平凡却长久地为人漠视的真理：否认了个性，也就否认了革命性和独创性；要做到人尽其能，让一切人把自己最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出来，就必须关怀人，重视因人而异的性格的发展”（见《冯牧文学评论选》）。如果冯牧的话不错，那么，

“我爱每一片绿叶”的呼唤，就不仅是在当时，即使是现在，也仍然是十分宝贵的。因为，从政治、政策的角度来看，魏锦星一类人的状况或可得到改善，可他身边的人，那些本身就缺乏个性因此也无视个性的人却仍然大量存在着。也许魏锦星一类人，在某些地方，现在仍然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呢！

当然，这个作品的不足也是明显的，它仍然保留着刘心武第一步创作的浓重的痕迹，还没有完全摆脱从政策角度提出问题的模式。

《如意》被认为是代表了刘心武在创作上的一次新的突破。主人公石义海是一个普通人的形象。他的美好的心灵，丰富的人性，朴素的人道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篇作品所体现的作家的强烈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向来为人所赞许。长时间以来，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反映人性、人情，几乎成了“禁区”，讳莫如深，有意回避。刘心武敢于通过创作实践作出自己

的回答的勇气以及所获得的成功，都令人钦佩。在当时，像《如意》那样直接的、大量的表现人性的作品还很少；像刘心武那样的在作品中毫不隐讳自己的人性观、人道观的作家也是不多见的；而在发表的当时和嗣后几年见诸于报刊的评论文章中，能够对《如意》所阐扬的人性观、人道观给予那么多肯定的评价，更是不多见。当然，对《如意》也还是有争议的，它本身也确实不无瑕疵。但是，它所产生的良好效果，却不能不让人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人性、人道主义绝不是个危险物，一听到这两个词，就惴惴然，惟恐躲之不及，实在也是一种庸人自扰。一旦把握住它，运用自如，它到底还是可以为文学增色的。而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它”。答案就在《如意》里面。

三

关于刘心武创作的第三步，现在还有待于研究。作为对自己作品的回顾、总结，刘心武提出了“三步”说，那时间是一九八一年三月。他仅仅是把收入小说集《大眼猫》（1980年夏到1981年春的十个短篇和一个中篇）中的作品，看作是他第三步的成果，创作道路上的又一个脚印。《大眼猫》这个集子以后的一些优秀作品，如中篇《立体交叉桥》、短篇《到远处去发信》、《封面女郎》等能不能纳入他的第三步呢？他自己没有说。我们只是从一些刘心武研究者的文章中大体可以看出肯定的回答。

一般认为一九八一年初发表的中篇《大眼猫》，为第三步留下了较清晰的足印，而同年发表的另一个中篇《立体交叉桥》在刘心武的创作中，则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当时，对这个中篇持批评意见的也是有的，主要是嫌缺乏亮度。更多的评论者，趋于

一致的看法，还是认为它标志着刘心武的创作在“掘一口深井”的创作思想指导下，已经进入了生活的深层，走进了人物的内心世界。《立体交叉桥》是一部现实感和历史感都非常强，二者又有机地结合了的作品，它不仅揭示了现实生活中居住空间和心灵空间的矛盾，发出开拓居住空间和心灵空间的呼吁，而且把读者带入了广泛的历史的思考。它的精细的描写、绵密的布局、洞出烛隐的心理分析，以及那在峻烈的感情后面隐藏着的斯宾诺莎式的冷静（王蒙对斯宾诺莎式的冷静的解释是：不哭、不笑、而要理解），构成了这部小说的独特风貌。它令人触目惊心看到了普通、平凡人物心灵深处的秘密。作为作家和作品中人物的理想而出现的“立体交叉桥”的象征性，更增添了这部作品的哲理意趣。“立体交叉桥”是理想，是希望，它又切近，又辽远；同时它又是痛苦，是考验，它煎熬你，让你在渴求中更新。“立体交叉桥”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在物质作用和精神作用的互相转换中，它作为一种富有魅力的标志，吸引着你，同时又告诫你，须如何迈出接近它的步伐。根据一般的见解，象征，就是某一事物代表、暗示别的事物。有一点必须说明，这里所说的象征，是同象征化的手法不同的。象征化的手法，在文学作品中是经常可以见到的，一般说来，它是直露的、明确的。它的指向是既定的。《立体交叉桥》所表现出来的象征，是从它自身的含蕴中迸发的一种新的指向。伯纳德·贝瑞孙给海明威的关于《老人与海》的一封信中说：“真正的艺术家既不象征化也不寓言化——海明威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但是任何一部真正的艺术品都散发出象征和寓言的意味……”。这段话是可以帮助我们谈的《立体交叉桥》的象征做注脚的。

比较而言，对刘心武创作的第三步的研究还是不够充分的。

如果我们相信并且愿意沿用“三步”说，如果我们同意把小说集《大眼猫》以后几年的作品也姑且纳入第三步，我们便会发现，刘心武的第三步的步伐是并不整齐的，总体形象是不好捕捉的，甚至可以说呈现出一种“杂色”状态。

是的，用刘心武的话说，“第三步，是与第一步、第二步相连的”，“不是转换方向”。可是，谁能相信，《一根很小很小的刺》会是出自《班主任》作者的笔下！《茶话会》与《如意》不是风格迥异吗？如何认识作家的这种变化，如何理解作家之“然”与“所以然”？这，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在一个座谈会的发言中，刘心武曾经就《班主任》、《爱情的位置》等反映尖锐的社会问题的作品，深有感悟地讲过：“我强迫自己在每篇新作品中都提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最后我就遭到了文学本身的沉重反击”。我们可以把这段话看作是他的一种冷静和清醒，是他由第一步迈向第二步的契机；也可以看作是他创作思想、文学观念的发展变化。他认识到“文学本身的沉重反击”，他自然要寻找一条更适合于文学的路。他这才转向了“写人生”。事实证明，这一阶段，如前所述，他确是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我爱每一片绿叶》中的魏锦星、《如意》中的石义海、《没功夫叹息》中的沈校长、《这里有黄金》中的田欢、佟岳等都不能不说是具有相当典型意义的令人难忘的人物。如果我们承认写人，在文学创作中不仅是手段，同时也是目的，那么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刘心武达到了他的目的所在。他正是通过描写人，这才达到了我们通常所说的文艺的目的。按说，刘心武本可以沿着这条很宽阔的大道，继续前行。可他说，他要迈第三步了。从内容上说，“试图扩大自己的题材范围”；从处理方式上说，“尽可能通过人物命运的发展、情节的流动、场面的展

现，引导读者去辩证地思考”，从艺术技巧上说，“试图更加讲究结构、叙述方式和心理刻画”。这些话，这些宗旨，是真实可信的，是为他自己的文学实践所证明了的。从《茶话会》、《蜜供》、《电梯中》、《月亮对着月亮》、《黑墙》、《一根很小很小的刺》、《公路旁的仙女》、《到远处去发信》、《今晚头痛》、《星期五下午六点半的故事》、《封面女郎》等作品中，我们可以不同程度地看到他的这些追求以及超乎这些追求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探索。但为什么要有这些追求和探索，他自己没有讲。我们想，那根本的原因，还是文学观念和创作思想发生了变化，我们从上述作品中所看到的：人物性格的复杂化，主题的多义性、模糊性，情节的淡化，题材的拓展，蒙太奇、意识流、象征等表现手法的使用，以及文献性、哲理性、散文化等无不有力地体现着这种变化。

概括言之，刘心武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思想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对“文学即人学”的理解上和对文学功能的认识上。“文学即人学”，由于它本身的丰富内涵，已为实践证明是对文学创作基本规律的概括。但是，由于长时间在对“人”的理解上的简单化，“文学即人学”的命题，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而且由于对“文学即人学”这一命题本身理解上的简单化，又派生出一系列的问题，如对性格论、典型观、社会主义新人、正面人物、反面人物等的狭隘、偏颇的理解。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刘心武的种种努力，其实正是在为“文学即人学”的命题做着新的注脚。与其说他的文学观念、创作思想发生了某些变化，毋宁说是他在对“文学即人学”的理解上更接近了它的精义。一旦接近了“文学即人学”的精义，一旦对“文学即人学”的命题持开放性的态度，对以往流行的对于“文学即人学”的理解来说，就是一种变